

美食

菊花米酒

□ 鲍安顺

多年前,父亲酿菊花米酒,先将糯米泡好洗净,蒸熟后装进一个大搪瓷盆里,将酒曲捻成粉末,加上菊花配制汤剂,均匀地拌在糯米里。随后,他用棉被将盆焐起来,焐得严严实实的。他说,这是让糯米充分发酵,才能酿成美酒。十几天后打开,一缕醪糟的清香弥漫,沁人心脾。看着那盆米酒,父亲笑开了花,他舀出一些米酒放进锅里,兑水后打进几个鸡蛋,煮熟了让家人们各吃一碗。他还把菊花米酒过滤杂质后掺入白酒里,然后用大杯痛快地喝起来。他说,这样的酒,浓度适宜可口,比白酒香甜,比米酒多了点雄浑之气。那时,我年龄尚小,只想吃甜米酒煮鸡蛋,对于父亲的感慨无动于衷,甚至有点反感。

有人说,金秋十月是饮酒的好时光,尤其宜饮菊花酒。对于这种感慨,我有切身体会,因为早在30多年前的深秋,我的一位初中同学从乡下带了几坛土制的菊花米酒。他一坛一坛地打开酒盖,那酒香飘散开来,馨香销魂。我笑着说:“这菊花酒的度数低,凭咱哥们的酒量,一口气就能把几坛小酒消灭了。”那天,我们一碗碗大口喝起来,三个多小时后,几坛酒空了,我们也无一幸免地全倒在了地板上。睡到半夜,我们醒来时,个个头昏脑涨,一边吐,一边叫苦连天。

记得有年金秋,我去黔东南的苗村侗寨,当地人在酿制的米酒里加入了冰糖、菊花、猪板油等,调制成糯米烤酒,奇香诱人,醇美甘甜。平日里,当地人舍不得喝它,只有来了贵客,或者到了重阳,才把它拿出来开怀畅饮,所以此酒也叫“重阳酒”。那天,我聆听芦笙悠悠,一碗碗地像喝饮料一般喝了起来。当我十碗米酒下肚,乱步走出房门时,十月的晚风拂面而来,我突然四肢无力,“咣当”倒地。之后,我在旅途中总感觉被酒意熏染,五脏六腑似乎都晕乎乎的。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同行的朋友后,他笑着告诉我,黔东南的菊花米酒有一个调侃意味的名字,叫“咣当酒”,你就是在这咣当倒地的幸福中,品足了菊花酒的神威,体会到了它的魅力。

查阅资料后我才知道,菊花在霜降之时开放,人们观赏它,喜食它,不仅可入酒入茶,而且还可入菜。我国饮菊食菊,历史悠久,屈原笔下的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说的就是素食菊花花瓣。晋代文人陶渊明退隐后,不仅以诗酒出名,更以爱菊名冠古今。后人将赏菊与饮酒结合起来,赞美陶渊明超逸的人生境界,敬仰他超然的艺术追求。唐代权德舆有诗云:“秋风倾菊酒,霁景下蓬山”“草露荷衣冷,山风菊酒香”。可见那菊花酒的酒香里,多了点飘逸的感觉。

我国汉代就有菊花酒,梁简文帝《采菊篇》中记载:“相呼提筐采菊珠,朝起露湿沾罗襦”,此为采菊酿酒之举。明清时,菊花酒盛行,在明代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中记载,那是健身饮料,饮之有益。

月光如水,高擎一杯菊花美酒,像手执明月。我身心飘荡,诗情在秋风中奔跑,欲罢不能。



万物

秋天,家里庭院背后的一排金桂、银桂香气四溢。那种香味仿佛从贴近花朵的岩石里溢出来,从朦胧的月光中溢出来,征服了蜜蜂、蝴蝶。我与这种芬芳天长地久厮守着,并解读着什么,比如坚强,比如智慧。

尤爱桂花的品质。深沉的、寂寞里的香总在高处,超凡脱俗,接近着纯洁的月色和星星,藏在古树繁茂中的小花朵用我们听不见、听不懂却嗅得到的语言,叙述秋的韵味。它从不偏袒任何人,以一种铺天盖地的芬芳命题,不论达官显贵,还是一介草民;无论老人、小孩,男人、女人;不论在街道、庭院、公园还是学校,总有一缕花香属于每一个人。只要你愿意停下来凝视、品味和交流,一身的疲乏瞬间烟消云散。

儿时,在温饱成为问题的年代,农村种桂花的人家很少,一是因为价格贵,二是因为不如桃子、梨儿、石榴实用。校园里有一棵,算是鹤立鸡群。虽然只有拳头那么粗,一入秋,整个校园就像一条小河,漂流着许多芬芳的渡船,同学们都爱闻这个味道。而我则是把它想象成白雪公主,想象成百花仙子。下了自习后,我们几个要好的伙伴会邀约到桂花树下流连片刻,顺便在地上捡几朵放在文具盒

尤爱桂花香

里,也有的放在裤兜或者衣兜里,当大自然馈赠的香水,全身都是香香的,就连走起路来都显得格外精神,仿佛自己是香香公主。我坐在教室里听课,感觉到所学的知识是香的,梦是芬芳的,未来是美好的。就这样,桂花香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之一。

2001年,我进入保山师范中等专科学校学习,学校的后花园种了好几棵桂花树,教学楼前也有一棵很大的,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粗。第一年花开时,我捡了几朵放在宿舍里,宁静在这里,喧嚣在这里,知识的梦、爱情的梦都在这芬芳中转化,含苞待放。后来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有严重的鼻炎,看她闻到花香就喷嚏不止,才知道芬芳也有煎熬与眼泪,是一把双刃剑。从那以后,我就没有再去捡过。好在学校不是很大,不管在哪个角落,我总能捕捉到几缕花香。但是贪心的我怎能满足那几缕芬芳呢?每天晚饭后,我还是会如往常一样到后花园附近找块草坪,尽情徜徉。

毕业后,我回到家乡工作。岁月匆匆,树也葱茏。对那缕芳香的痴迷,促使我萌生了种桂花树的想法。多方打听后得知,树形好、树干粗的价格昂贵,小棵的我又嫌等待时间长,加上那些年家里供我上学,房屋一直得不到修缮,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,

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不过,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桂花的热爱,与芬芳的会师。经过寻访,村子里种的桂花树数量、品种和大小,我都了如指掌。那年入秋,我开始了讨花生涯。讨要来的桂花,我会先放在闺房中,尽情欣赏,随着水分蒸发花朵风干后,又储藏起来做茶的伴侣,每每喝茶投入几朵,一杯香香的桂花茶就做好了。梦里,浓浓的桂香成为了我的辫子、裙裾和小诗。

2013年,回到城里后,三舅家的一大片桂花树需要处理,他给了婆婆一些,婆婆又买了一些,把正房背后和大门侧面的空地都种满了,有四季桂也有八月桂,有银桂也有金桂,寓意金银满堂。几年过去,这些桂花树都有两米多高了,一入秋花香溢满庭院,我开始有了惰性,下班回到家后不愿外出,生怕离开的片刻满院的花香被秋风带走,被秋雨淋得心痛。直到城里大兴桂花种植,公路旁、小区内、公园里、医院内都有了桂花的身影,我才不愿整日待在家里。我想去体会那种在花香的海洋畅游的兴奋,想感受随时随地都有一缕花香飘向我的激动,闻着桂花的芬芳,今生与芬芳急缓可共,忘记逝者如斯。

仔细思索,我终于明白,多年来,与其说热爱桂花,不如说是热爱一种桂花的人生:人生都应该有一种芬芳的绽放,不论身边是寂寞还是掌声。



秋

李景言 摄

旧事

母亲病中的笑容

□ 姚孝平

读高三那年,母亲突患重疾,最后截去了双下肢,勉强保住了性命。

原本风雨飘摇的家庭又遭重创,十九岁的我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,没日没夜照料母亲,身体疲惫,精神崩溃。高考后,我只考取了省内一所普通大学。

临近报到日期,我常望着阳台上母亲种的太阳花和停在枝头休憩的小鸟发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加试题,我彷徨,犹豫。去读,谁来照顾重病中的母亲;不读,未来的路又在哪里?时间一天天溜走,我照常做饭洗衣,陪她聊天。她躺在床上,望着天花板,满脸愁容,生病前那灿烂如花的笑容完全嵌入了皱纹。有时,房间会传来重重的哀叹。

一有空,我便偷偷跑到自己房间,轻轻打开抽屉,一次次抚摸那张录取通知书,落下了眼泪。那张通知书,已被我摸得皱巴巴。

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一次,我买菜回来,母亲坐在了轮椅上,朝我咯咯地

笑。我惊讶万分。原来,这段时间,母亲趁我午睡时偷偷戴上假肢,借助床边两根竹竿的支撑,慢慢站起来,侧身坐到轮椅上,又自己推着轮椅去楼上的简易厨房烧水洗碗。这一切,我浑然不知。

母亲用瘦弱的双手支撑着轮椅,直起腰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你放心去读书吧,妈可以照顾自己。你不读书,将来怎么担起家庭的重担?这个家,以后要靠你一个人了,你要朝前看,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压倒。”

我不信母亲能照顾自己。她便退回了房间,又重新演练了一遍从睡在床上到坐在厨房洗碗的全过程。正常人只需要一分钟,而母亲用了半小时。她戴上假肢站起来时,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。母亲咬紧牙关,一声不吭,直至坐到轮椅上,才长舒一口气,满脸绽放出笑容,像阳台上的太阳花一样美丽。

这久违的笑容,是从眼睛、眉毛、脸颊、嘴角、牙齿一齐热烈地迸发出来的,是明

亮、温暖、自信的笑容。这一脸笑,驱散了我心头的层层迷雾。一个重度残疾的病人,面对今后未知的日子,依然能将苦涩收敛,把阳光释放。几个月了,我的眼泪第一次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在地板上。相依为命,就是互相搀扶鼓励,把苦痛默默咽下,让笑容长久停留。

人生的十字路口,总要有个决断。我最终决定去念大学,支撑我这个信念的是母亲的笑容。我在母亲的嘱咐下整理好行李,早晨七点多,我要第一次独自远行。母亲早早起床,为我做了稀饭,然后坐在轮椅中等待。

我终于怀着无数种滋味,拎起了行李。母亲推着轮椅到阳台上,隔着几盆太阳花,努力探出头,目送我离开家。朝阳浓烈,把这几盆太阳花映得五彩斑斓。红的、黄的、紫的竞相开放,在阳光下摇曳起舞。母亲笑着,露出了牙齿,她的脸红红的,藏在怒放的太阳花里,定格在我回眸的一瞬间。

